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魏右曾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注疏卷三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大禹謨 皋陶謨

序皋陶矢厥謨傳矢陳也禹成厥功傳陳其成功帝
舜申之傳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作大禹皋陶謨傳

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益稷傳凡三篇音義皋陶音

音遙夫本又作矢謀字疏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
又作恭重直用反下同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
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

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傳正義曰矢陳釋詁文陳其成功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功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總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益稷謨也

大禹謨傳禹稱夫大其功謨謀也疏

傳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

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宣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宣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傳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音義

文命孔云文德教命疏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為題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

言之者是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

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

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

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傳敏疾

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傳攸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傳帝

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

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音義

易以政反治直吏反俞羊朱反

攸音山徐以帚反寧安也說文安寧如

疏正義曰禹為

此願辭也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疏帝舜謀曰君
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上之政
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
如此君臣皆能自難竝願善以輔已則下之善言無所
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

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苟
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
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
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
傳為訓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為君難為臣不
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
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
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
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
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
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舜稱為帝故
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乃能然故遂稱
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
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
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
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

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總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傳益因舜言又

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

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

下君傳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

舜也音義

眷居倦反奄於簡反

疏

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

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

內為天下之君傳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為所覆者大
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
事故為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又曰
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
亦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諡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
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詩云
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視眷同釋言
文益因帝言威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傳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

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益曰吁戒哉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傳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
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

恒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
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傳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
於心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傳干求也失道
求名古人賤之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傳拂戾也專欲
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傳言天子
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音義迪徒歷反響
許丈反應應
對之應下應風同吁况俱反度徒布反注守度同虞度
徒洛反後億度同樂音洛去起呂反熙火其反拂扶弗

反戾連悌反怠疏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音侍情徒臥反疏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徹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四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正義曰迪道釋詁文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又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實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

兼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
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
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
戒千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
賤之竟典已訓咈為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
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裏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傳歎而言念重其
言為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傳言養民
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
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叙
九叙惟歌傳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樂乃德

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傳休
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
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傳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
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音義

於音

鳥樂音洛俾必爾反壤乎怪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
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
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
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
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

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
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
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
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
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
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
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
及傳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
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便念益言
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下文帝
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
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
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
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
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

次此以相尅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
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正德者自正其德居
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
儉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
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
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
故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
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
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
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
用足禮讓行也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總云九功
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
叙事皆有叙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叙皆可歌樂乃人君
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
樂與而頌聲作也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
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臣自戒勸欲使善政勿

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木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殛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叙是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傅八十九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
厭倦萬幾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禹曰朕德
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傳邁行種
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
下洽於民民歸服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傳茲
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
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傳名言此事必在此
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

之音義

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眷反期頤

用反降疏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

江巷反

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

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衆禹讓

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衆

也卑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卑

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

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

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

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

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卑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

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卑陶堪攝位也傳正義曰八

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

年六十三卽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竝言

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

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

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

道而已孔意當然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為布也茲此釋詁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卑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卑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卑陶卽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為主者言已讓卑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

帝曰卑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傳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傳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傳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

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臯
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傳愆過也善則歸
君人臣之義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傳嗣亦世俱謂子延
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傳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忘故犯雖小必刑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傳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傳辜罪經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

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
愛之道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傳使

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

明刑之美音義

治直吏反注同當丁浪反又如字懋懋起虔反宥音又辜音孤好呼報反

疏

正義曰帝以禹讓皋陶故迷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

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皋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

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
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
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
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
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
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正義
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
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
與正相當也雖或行刑以殺止殺者言臯陶或行刑乃
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行刑
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
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
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愆
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
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
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為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治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傳水性流下故

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

重美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傳滿謂
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
心謙沖不自盈大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傳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
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
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
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
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傳無考無信驗勿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傳民
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
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
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傳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
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

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我朕言不再傳好謂賞

善我謂伐惡言口禁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音義

傲居領反重直用反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為于偽反丕

普悲反大也徐甫眉反聽徐天定反出如字徐尺遂反

好如字徐疏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

許到反水傲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

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

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

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中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

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歷運之

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

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

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

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子益稷云子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

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詰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王弼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識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

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為人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今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

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傳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傳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傳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

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禹拜稽首固

辭傳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傳言毋所以禁其辭禹

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音義

枚音梅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

反僉七潛反禁今鳩反又音金

疏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

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

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

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
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
者舉重也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
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
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言
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
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
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表
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
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
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
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
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
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
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
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

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
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
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傳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

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傳順舜初攝帝位故

事奉行之音義

正音政徐音征

疏

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以明

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
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
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正義曰舜典說舜之
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
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
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

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螭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狩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傳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傳會諸侯共伐有苗

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傳蠢動
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傳狎侮
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傳
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傳言民叛天災之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傳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
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傳尚庶幾一汝心

力以從我命音義

數音朔濟子禮反蠢春允反侮亡甫反慢亡諫反咎其九反

疏

正義

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

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
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
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
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
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
爾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勲不可
懈惰傳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謂
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
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
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為民呂刑
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
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
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
於羽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

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衆軍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日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侮謂輕人身慢為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典教

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蔡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傳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

所以生辭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傳贊佐届
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傳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傳仁覆愍
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
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負罪引慝祇載
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傳慝惡載事也夔夔慄懼
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慄懼齊莊父亦信

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傳誠和
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
師振旅傳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
兵入曰振旅言整衆帝乃誕敷文德傳遠人不服大布
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傳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
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閒抑武事七旬有苗格
傳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
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音義

古語

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未反脅許業反屈音戒田本或
作改號亡高反旻武巾反憑他側反見賢遍反瞽音古
瞽素后反夔求龜反齊側皆反誠音咸矧失忍反易以
豉反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誕音但階徐音皆
楯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疏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
善反洞徒弄反蠡音禮 疏師臨苗經三句苗民逆帝

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
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
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
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
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乃自負其罪
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慄
不敢言已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
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
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
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

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為佐也屆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雖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

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自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己，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子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慝之為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

齋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勢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姦惡而已誠亦咸也咸訓為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其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昌當也祥詒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

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肅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

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辨士之說不
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險之為然禹貢
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
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傳謨謀也皋陶為帝舜謀

音義為于疏傳
偽反正

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
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皋陶傳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
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傳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
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禹曰俞如何傳然其

言問所以行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傳歎美之重也
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
在茲傳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
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禹拜昌言曰

俞傳以臯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音義

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蹈

徒報反身修絕句惇切韻
都昆反當丁浪反下同

疏

正義曰史將言臯陶之能謀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

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臯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
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
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
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已

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為久長之道又厚次叙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數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釋詁文迪道也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

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
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皋陶
猶大禹為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皋陶下屬為句則
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慎厥身修思永
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自身以外九族為
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
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
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
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
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
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翼鄭云
勵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傳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
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傳言帝

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傳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
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傳佞人亂真堯憂
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傳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
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疏正義曰皋
陶以禹然
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
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
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
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

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正義曰哲智釋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總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

偽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傳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禹曰何傳問九德品例臯陶曰寬而栗傳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傳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傳慤愿而恭恪亂而敬傳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傳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傳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傳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傳剛斷而實塞彊而義傳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傳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

而官之則政之善音義

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同愿音願慤苦角反恪苦各反

擾而小反徐音饒穀五既

疏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難皋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

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

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皋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

其品例曰何謂也皋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

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彊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

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傳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

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皋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皋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

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
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
皋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
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
稱也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此為薦舉人者稱其人
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
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
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
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
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
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
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
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

德九者皆然也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
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為德亂治釋詁文有能
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
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
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
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
貌恭而心敬也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
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
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毅敵為果致
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毅敵之心是為強毅也和順者失
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簡者寬大率畧之名志
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不修廉
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
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強直自立無所
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為德也鄭注
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

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已所是
不為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
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
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
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
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
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
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
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為之
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
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
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
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
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
異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傳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
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
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
邦傳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
則可以為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傳翕合
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
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傳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

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傳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

五行之時衆功皆成音義

浚息俊反馬云大也嚴如字馬徐魚檢反翕許及反俊又

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人僚本又作疏正義曰臯陶既

察撫方武反疑魚凌反馬云定也陳人有九德宜

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

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

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

以為諸侯使有國也然後總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

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

尚書注疏

二十九

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
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為待之
意故浚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
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
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
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
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天子
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已有故有國為諸侯也祇亦為敬
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
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也
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
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
此文以小至大總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翕
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
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具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
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

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又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上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傳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

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傳曠
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
非其才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傳天次叙人之常
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傳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
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同寅
協恭和衷哉傳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
和善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傳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傳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
哉懋哉傳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

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音義

兢居凌反業如字徐五答反幾

徐音機有典馬本作五典分符問反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音中疏正義曰皋陶既言用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

刑皆從天出天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
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悃厚哉天
又次叙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常奉用我公侯伯
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常使
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常承
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
使之絕惡常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
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常須勉之
哉傳正義曰母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
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
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
王國之類是也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
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
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
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
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曠之為

空常訓也位非其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自治立
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
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
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
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
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
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
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分定合於事宜此皆出天
然是爲天次叙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
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
教人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
庸常釋詁文又云自由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叙
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
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
人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

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飮殮葬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叙此言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言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弁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

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傳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傳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
天明可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傳言天所賞罰惟
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臯陶曰朕
言惠可底行傳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
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傳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用汝

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傳言

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

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音義

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知如字徐

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裏息羊反上疏正義曰此承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儻因也如羊反上懋哉之下

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

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臯

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

重其言以深戒帝臯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

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意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連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上可無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皋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續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褒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

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竝以襄為
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
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臯
陶應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
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
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卷三

尚書注疏卷三考證

大禹臯陶謨序傳大禹謀九功臯陶謀九德○

臣召南

按九功爲萬古治民之經九德爲萬古官人之準六府三事箕子所陳洪範原于此矣三德六德周公所陳立政原于此矣又按史記夏本紀祇載臯陶謨則漢志謂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亦未必然也

儆戒無虞○朱子曰儆古文作敬開元改經文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疏此以相剋為次○王炎曰水以

制火火以鍊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也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

臣浩

按傳解正

德稍差若說正德以率下當在修和府事之上不當與利用厚生並列也宋儒解以正民之德方與經義相合

勸之以九歌○蘇軾曰古之治民者於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豳詩也歟朱子曰

九歌今忘其詞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此便是

作韶樂之本

臣召南

按舜時韶樂后變典之至其所

以作樂之由則在大禹此文九歌即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也故史記曰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又曰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王應麟曰荀子解蔽篇堯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

心之微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疏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

臣召南

按傳疏

以民心解人心即下文可畏非民之意其義亦通但
下即言精一執中以論語大學中庸証之則程朱以
人欲天理訓人心道心爲精當不易耳

受命於神宗傳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蘇軾曰
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神宗
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營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

臣

召南

按孔傳及疏但言是舜之宗廟不言是誰亦闕疑之義然蘇氏直指帝堯確已

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疏告誓於衆○告誓監本訛告書又不恭敬王命訛至命令並改正

又疏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狩不稟堯命○臣召南按舜之巡狩恐亦是稟承堯命非自專

也舜曰覲羣后禹曰會羣后其爲攝位一耳

又疏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
賢爲惡謂佞爲善○臣浩按數句疑有訛誤按文應
作但愚人好惡不同於民賢拂其心佞從其欲各本
並然姑仍之

七旬有苗格疏事勢同耳○勢監本訛瞽今改正

臯陶謨曰若稽古臯陶○王應麟曰若稽古稱堯舜禹
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遜臯陶孟子
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

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子夏亦曰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也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疏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臣浩按馬融說史記注引之作康成語

彰厥有常吉哉○王應麟曰臯陶言彰厥有常吉哉周公言庶常吉士召公言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傳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呂祖謙曰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時瀾曰命德討罪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

臣召南

按聖學言天言性俱始

於臯陶謨孔傳以公侯伯子男五等解五禮未確五典即五倫五禮即五典之品式節文我惇我庸即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若五等爵列下文五服五章中已該括矣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
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也

尚書注疏卷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注疏卷四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益稷

益稷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疏

傳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

人二人佐禹有功因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傳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
當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予思日孜孜傳拜而歎辭不
言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
而已臯陶曰吁如何傳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傳言天下民昏墊溺皆
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
乘車泥乘輜山乘櫟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
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傳奏謂進於民鳥獸新

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傳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
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
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傳艱難也
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
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傳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
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傳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傳言禹功甚當可師法音義

浪當反

注禹功甚當之當同本亦作讜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思徐如字又息吏反攷音茲浩戶老反塾丁

念反督音務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乘音繩刊苦安反輶且倫反漢書作橈如淳音薊薊以板置泥上服

度云木橈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薊薊音子絕反標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邱遙反漢書作楫九

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襄所又莊下反暨其器反鮮音仙馬云鮮生也距音巨濬思俊反畎工

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鴟反下深二仞同艱工闕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豔必滅

反懋音茂鹽余廉反烝之丞疏正義曰臯陶既為帝謀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疏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

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臯

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
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
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輜櫓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
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
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
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
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
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
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
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常
言傳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
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
也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既已拜而歎
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
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
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

情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督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瞽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瞽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因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橈音藪山行即橋邱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輦几玉反輦直輶車也尸子云山行乘輦泥行乘藪子藪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藪山行則榻居足反藪形如箕槌行泥上如淳云藪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藪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榻或作輦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榻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榻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輦與藪爲一棵與榻輦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

爲治水治水偏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
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
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道路以治水黎民阻飢爲人
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
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
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
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
獲禽獸人以進食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
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
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
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
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
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
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澮

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有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之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在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變化是改易之意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爲米糗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

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已
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
人臣非
自伐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傳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
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傳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
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丕應徯志
傳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
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傳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禹曰俞傳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音

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拉如字應應對疏正義曰禹

之應侯胡啓反施始鼓反重直用反

以臯陶然

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

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

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

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

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

言己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

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

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正義曰此禹重戒

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

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

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

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侯待

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傳言大體若身子欲左右有民汝翼傳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傳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傳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傳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
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米成
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傳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米米若聚米
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
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

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
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傳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
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
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傳我違道汝當以義
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傳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
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

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傳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
教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傳書
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竝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傳工
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格則承之
庸之否則威之傳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
不從教則以刑威之音義股音古肱古弘反觀舊音官
又官喚反蟲直弓反會胡對
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音早本又
作藻粉米說文作粉醢徐本作綵音米醢音甫白與黑
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締徐勅私反又勅其反
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裘工本反僭子念

反出如字又勅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撻他未反又
他達反筓勅疑反颺音揚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鴉反
疏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
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
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
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
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
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
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采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
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
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
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
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而從我退而後更有
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總勅之敬其職
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
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

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之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大能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傳正義曰言大體若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詩云四方于宣

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米章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竝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鷩鷩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

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
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
辰旌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三者禮有沿革後因於
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
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
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
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
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
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
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
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
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
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
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
山龍華蟲耳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米彰施於五色
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

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
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
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
周禮有山疊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
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
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
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詩云魚在藻
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
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圖鄭司農
云謂圖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
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物
若粟米者粉之在粟其狀如米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
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
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相背
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

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
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
君者華之中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
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
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
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
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
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
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
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
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
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繡宗彝
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
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黼黻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
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繡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

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雉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雖彝故以宗彝謂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紵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紵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華蟲

爲首華蟲即鷩雉也鷩冕五章虎雉爲首虎雉毛淺鷩是亂毛故以鷩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締繡之義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雉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
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
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
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
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采明制於五
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
云性曰米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繪帛故云以五采施於
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
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
夫自粉米而下亦是有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
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
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
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采飾彼服以明尊
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
理及忽怠者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
報君也金石絲竹匏上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

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
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
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
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
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
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急
情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
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
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
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
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成其教化是出五言
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
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
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
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已得守善而

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暢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有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周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勅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

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
 當無讒說之人故說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
 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
 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
 以外經傳無此官也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
 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
 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
 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
 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
 虎九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
 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
 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
 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
 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
 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

耦射豸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生哉總上三者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茲生也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替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

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
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傳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傳獻賢也
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
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傳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不時
敷同日奏罔功傳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

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
好傳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傳傲
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頡頏肆惡無休息罔水行舟朋淫
于家用殄厥世傳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
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傳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
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傳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

間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傳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傳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傳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傳言天下蹈行我德是

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音義

應應對之應傲五報反字又作慕好

呼報反傲虐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額五客反殄

徒現反娶促住反復扶又反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

度徒洛反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

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

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薄蒲各反徐扶疏正義曰禹

各反長之丈反五長衆官之長別彼列反疏既得帝言

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

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

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常

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

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

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

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

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

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頡頏然恒爲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啟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遞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竝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答禹曰受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叙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傳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

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漢書律厯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額額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額

顧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顧願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

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
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
禹父新殂而得爲昏者鯀故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
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殂鯀之年也啓禹子世本
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
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
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
故治度連言之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
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
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
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
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
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
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
也州境既有閭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
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

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十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

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

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
曰操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
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
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
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
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釋言云
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
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
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
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
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
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謂五國之長耳與彼異
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蹈爲有功之長

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唯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傳方四方禹五服既成

故臯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

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音義

重直用反疏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

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臯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臯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正義曰臯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

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臯陶法無所施若無臯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臯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臯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叙者臯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傳戛擊祝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傳丹朱爲王者後

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
止祝敔傳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敔明球弦鐘
簫各自互見笙鏞以閒鳥獸蹌蹌傳鏞大鐘閒迭也吹
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簫韶九成鳳皇來
儀傳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
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
率舞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傳尹正
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

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音義

變求龜反夏居八反徐古

音博拊音撫祝尺叔反所以作樂敵魚呂反所以止樂

稊音康歆許金反叢音桃合如字徐音閣籥余若反互

音互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鏞音庸閒閒厠之閒鳥獸

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簋也蹠七羊反舞貌說文

作槍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疏正義曰臯陶大禹爲帝

反韶時昭反於予竝如字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

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變言繼之於後

變曰在舜廟堂之上戛鼓擊祝鳴球玉之聲擊搏拊鼓

琴瑟以調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

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

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護鼓合樂

用祝止樂用鼓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

容蹠蹠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肅韶之樂作之九成以

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變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

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
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
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
器也故以戛擊爲祝敵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
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
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
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
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斂郭璞云祝如
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
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鋷
刻以木長一尺櫟之斂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爲
止戛敵之木名爲斂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
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
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
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
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

聲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王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王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標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標耳四器不標鄭言非也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

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竝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敵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敵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敵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敵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敵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簫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鐘鏞也簫管也琴瑟在堂鐘簫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

不備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廵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閒代也孫炎曰閒厠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廵曰遞者更迭閒厠相代之義故閒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踳踳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踳踳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踳踳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鴈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謂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踳踳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

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傳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
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傳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
之業乃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傳大言而疾曰
颺承歌以戒帝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傳憲法也天子
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
哉傳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乃賡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傳賡續載成也

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
成其義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傳叢
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

歌以申戒帝拜曰俞往欽哉傳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

以往敬其職事哉音義

樂音洛盡津忍反颺音揚屢力具反省悉并反數色角反懈佳

賣反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叢才公反脞倉果反徐音瑣馬云叢總也脞小也惰徒卧反墮許

規疏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反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

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

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聲
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
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
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
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
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
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
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正
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
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是
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
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爲戒
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釋詁
云元首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
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
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

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
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
起哉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釋
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汝成功謂
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
已成功故以此爲戒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
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
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
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
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
略鄭以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
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情萬事墮
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
庶事萬事爲義同而文變耳

尚書注疏卷四

尚書注疏卷四考證

益稷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呂祖謙曰益稷與皋陶謨議論相承初不間斷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首

子何言子思曰孜孜○蘇軾曰禹曰子何言亦猶皋陶之子未有知也曰子思曰孜孜亦猶皋陶思曰贊贊襄也皆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有以也子乘四載傳山乘標音義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史

記夏本紀作樁注徐廣曰樁一作橋音止遙反河渠
書作橋

濬畎澮距川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臣召

南按三代井田之法始見於此信南山之詩曰維禹
甸之孔子曰盡力於溝洫皆指是文也禹貢提挈大
綱詳於決川距海而每州言厥田則疆理溝洫之制
備矣此疏舉大小而畧其餘畧字疑是包字之訛蓋
小舉畎大舉澮則一夫之遂九夫之溝十里之洫俱

該括也林之奇曰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可謂明晰決九川距海其大綱天下水之害無不除也澮畎澮距川其細目天下水之利無不興也此二句括一篇禹貢

禹曰安汝止○王應麟曰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欽汝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帝曰吁臣哉隣哉隣哉臣哉疏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
禹○臣召南按欲其志心入禹六字無理各本俱然
無可取正以文義推之當作欲其忠心入告也

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
以山龍華蟲爲飾○臣召南按作會連上文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爲句宗彝連下文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爲句孔傳以五采成此畫焉解作會也宗廟彝樽二
句解宗彝形象其言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猶鄭言以

虎雖爲飾耳不蒙作會之文也孔疏誤解傳意遂以作會宗彝爲句不可不辨

疏如鄭此解配文甚便○王應麟曰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皆孔注所不及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臣召南

按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注云尚書滑作冒音忽漢書律厯志作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李光地曰七始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七音之

清濁皆始於人聲故曰七始也詠即舜典所謂歌永言也五言即詩言志之言以其言不離乎五音故曰五言蓋上所謂五聲以調言也通調而名之以宮以商是也七始以字言也逐字而名之以宮以商是也舜典言五聲可包七始以調爲重也此以音爲重則非七而音有缺矣二變之不爲調與調之外自有音皆賴漢志此文而可見也按七音七律晏子及伶州鳩皆嘗言之七始之名据伏生大傳曰定以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又曰七始天統也漢初安世房
中樂詞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似今文確有根據但
詠字須連以出納五言爲句義始通耳古文作在治
忽則是審音以知政也

侯以明之○黃度曰周禮鄉五物詢衆庶其事始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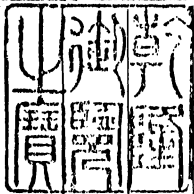
疏鄉射記云○鄉監本訛鄉又故捷之訛故捷之今
改正

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傳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

○臣召南按史記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是以歲計非以日計也理不可通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此即孔傳所本也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傳夏擊祝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李光地曰夏擊搏拊注以爲樂器名惟沈括以屬於鳴球琴瑟而爲作樂之義於理爲優虞賓一讀在位連羣后讀

之蓋祭祀時丹朱無不至羣后有在位者有不在位者故言虞賓與在位之羣后皆德讓也据儀禮作樂凡四節夏擊二句升歌之樂也下管二句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此舜宗廟之樂也



尚書注疏卷四考證